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马光复 著



晚清血泪

太平天国史话





五千年演义



晚清血泪

马光复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沈阳

五千年演义
晚清血泪
WAN QING XUE LEI
马光复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责任编辑 盖如翔 美术编辑 刘丽菲
版式设计 黄金娣 姚鸿发
封面设计 李勤学 插图 王玉群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625·字数253,000·插页2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500

ISBN 7-5315-0304-2/I·37 全套15册定价: 70.00元
本册定价: 4.30元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象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趣。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象《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大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行各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采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典型情节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

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有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共计15本，430多万字，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分开，写了两本。15本书加起来，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批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目 录

第一回	万里大地毒烟滚动 忠良志士忧心如焚	1
第二回	钦差大臣顶天立地 鬼子汉奸无耻之尤	24
第三回	七战七捷虎门显威 不屈不挠壮志凌云	44
第四回	英盗碰壁战火北移 少穆含冤泪洒大地	55
第五回	琦善奕山卖国求荣 虎门英烈惊天动地	74
第六回	举义旗三元里抗英 毙敌首三星旗招展	89
第七回	颜制台鼓浪屿激战 裕总督镇海城殉难	102
第八回	黑水党八槳船显威 奕将军瞎指挥败北	111
第九回	江南提督壮烈捐躯 道光皇帝惊慌失措	118
第十	镇江血战海龄自缢 南京条约丧权辱国	127

第十一回	道光驾崩奕𬣞继位 天主创教金田起义	136
第十二回	永安城洪秀全建国 蓑衣渡冯云山死难	152
第十三回	长沙城下西王请战 武昌殿上钱江献策	167
第十四回	攻克南京天国定都 北伐中原扬州誓师	174
第十五回	曾国藩练湘军逞凶 石达开设巧计胜敌	191
第十六回	刘丽川众英杰起义 洪秀全诸首领内讧	201
第十七回	英法联军纵火焚园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214
第十八回	陈玉成大战三河镇 李秀成痛打洋枪队	226
第十九回	石达开大渡河兵败 张宗禹高楼寨杀敌	240
第二十回	天王重病含恨归天 忠王苦斗被俘就义	254
第二十一回	洋务派竞相办洋务 阿古柏猖狂立汗国	261
第二十二回	众百姓火烧望海楼 左宗棠西征阿古柏	269
第二十三回	光绪皇帝四岁登基 慈禧太后二次听政	275
第二十四回	黑旗军刘永福抗法 镇南关冯子材大捷	281

第二十五回	惧敌首方伯谦脱逃 战日寇邓世昌殉国	288
第二十六回	西太后三难谭鑫培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	298
第二十七回	威海卫丁汝昌服毒 春帆楼李鸿章签约	308
第二十八回	光绪皇帝百日维新 慈禧太后戊戌政变	314
第二十九回	黄遵宪写诗抒情怀 李伯元撰书谴责时弊	328
第三十回	朱红灯义和团起义 老佛爷巧盘算失策	332
第三十一回	瓦德西侵京师做孽 李鸿章签和约卖国	337
第三十二回	末代皇帝溥仪登基 光绪慈禧先后归天	341
第三十三回	袁贼弄权载沣失败 清廷逊位帝制告终	354

第一回

万里大地毒烟滚动
忠良志士忧心如焚

俗话说：七八月，烤化铁。

没有一丝风。那打蔫儿的树，就象断了气儿的死人，一动也不动。天上火红的太阳，仿佛要把这个世界烤成焦炭似的，喷吐着炙热的烈焰。

天气虽然闷热，可湖广总督衙门里，大小官员们却不顾汗流浃背，在忙碌着几桩贩卖鸦片烟的案子。时不时地能听到官员们的问话和喝斥声，犯人们的辩解与拷问时的哭叫声。

这一年是清朝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

已经升任湖广总督（最高地方长官，辖一省或数省军民要政）将近一年的林则徐，把手中的“千古江山”花名册放在桌子上，慢慢站起身，深呼吸了几下，踱步到雕漆三脚脸盆架前，伸手取过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天上午，他下决心查办了几个禁烟不力的官员。要攀山，岂能腿软！他转过身，面对着墙上悬挂的条幅。那条幅上是他亲手书写的八个大字：

愿闻已过

求通民情

他没有忘记，这是他在江苏巡抚（总管一省地方政府的长官）任上写的，转眼六年过去了。六年前，他四十多岁。六载

后的今天，他已从不惑之年跨入了知天命的人生历程。五十三岁了，瞧，两鬓添霜，鱼尾纹也悄悄爬上了眼角。几十年前的往事，甚至是童稚时的记忆，常常象湖中的月影，在脑海中时隐时现。他经常想起福建侯官（今闽侯）家乡的那郁郁葱葱的荔枝树，那一片片碧水白鸭，那私塾苦读的日月和饱含期望的父亲的双眼。父亲常常向乡人夸赞儿子的聪慧。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路过一家池塘，池塘里有一群鸭子在嬉戏。池塘主人见林则徐走过来，一伸手截住了他，说：“我拟一上联，你对下联。若对得好，我请你父亲吃酒。”站在一旁的林则徐的父亲，抿嘴而笑，瞟了一眼儿子，没有说话。但父亲那眼神分明在说：“今天这酒，我是吃定了。”林则徐微微点头，说：“老伯之命，小子不敢违抗。请老伯拟上联。”随着一阵呵呵笑声，那池塘主人瞧了瞧池塘中的鸭子，说：“母鸭无鞋空洗脚。”上联有了，只等林则徐对出下联。他稍稍思索了一下，嘴角带着微笑，一字一顿地对道：“公鸡有髻不梳头。”池塘主人听罢，立时竖起拇指赞道：“好，好。母鸭对公鸡，无脚对有髻，再加上头脚相对，妙极妙极。”林则徐调皮地说：“既然妙极，那老伯即可放我回去。不过，您可别忘了请我父亲吃酒——”在场的人们听罢，无不哈哈大笑……

林则徐想到此处，不禁沉思起来，自言自语道：“真怪，父亲那期待的目光，随着逝去的岁月，非但没有淡漠，反而愈发清晰起来。但愿我林某日后不辱圣命，不辜负老父的期望。”他轻轻叹息一声，走回到书桌前。书桌上放着的人名簿共有四册。林则徐爱惜人才，平日留心各方人才的姓名、经历、特长、嗜好，并叫幕僚一一记录下来。天长日久，竟辑满了十八只小箱子。为了查找方便，他又将这些人名分录四册，分别题

为“千古江山”。凡姓之首笔为“撇”的，均列入“千”字册；凡姓之首笔为一“横”的，均列入“古”字册；首笔为“点”的，均列入“江”字册；首笔为一“竖”的，则列入“山”字册。这“千古江山”名册翻检起来，十分方便。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他就找好了代替那些被免职者的人选。

自鸣钟打点了，当当当，响了三下。

管家林升双手捧着一碗凉茶走进来。他将茶碗轻轻放在桌子的左角上，小声说：“大人用茶。”林则徐点点头，拿过茶碗，呷了一口，说：“林升，准备一下，一会儿，我要到外边去走走。”这林升，与林则徐非亲非故，他原姓范，早年跟随林则徐，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他打心眼儿里佩服林则徐，常说：“我家大人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忧国忧民，刚直不阿，心怀坦荡，两袖清风。我愿意为我家大人效犬马之劳，虽死而不悔。”出于敬佩，他干脆改范姓为林姓。一晃，跟随林大人已有二十多年了。

林大人说要出去走走，林升明白，这是要微服私访，了解情况。他问：

“带几个人？”

“不用惊动别人，有你跟我去就可以了。”林则徐抬起头瞧着林升说。

林升送来布衣皂鞋，林则徐穿好。走到门口，他忽然转过身来问：“你看，象什么人？”林升笑了，说：“上次出去，您非要穿长裤短褂，那是商人的模样。今儿个，穿上藏青长袍，腰缠丝带，是个读书人的打扮。八成人家会把大人当作私塾老师哩。”林则徐也微微笑道：“当成老师？那好，那好。我自幼崇尚师道，只惜走上宦途，与老师无缘。记得在福州为

贡院题联：攀桂天高，忆八百孤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煎茶地胜，看五千文字，个中谁是谪仙才。”林升边听边点头说：“您的意思是没有好的老师，就不会有高明的学生？”林则徐推门走出书房，大声答道：“不错。学子苦，老师亦难啊！”

林则徐在前，林升在后，他们缓步走在街上。由于太阳渐渐西斜，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在街道的显眼之处，都张贴着湖广总督衙门的禁烟布告。那告示上列着六条禁止吸食鸦片的办法，凡违犯者，严惩不贷。拐过西城斜街，靠右手有一家店铺。只见店铺柜台上摆满了日用百货，一对中年夫妻在忙忙碌碌，接待顾客。顾客中有一位青年，嗓门挺大，瓮声瓮气地说：“李掌柜，真认不出你了！自打你忌了鸦片，精神多了！”那掌柜的，满脸堆笑，说：“您说得不假，自打我戒了烟，就象我到地狱里转了一圈儿，又死而复生。这不，走了的老婆也回来了，帮我做这买卖，日子过得蛮好。”

林则徐驻步细听，心中感到一种欣慰。他记得，半年前，这里是一家烟馆，有多少人在这里吸毒，毁了自己，毁了家庭，害了国家。林升向林则徐靠近了些，悄声说：“多亏了大人的主张！”林则徐摇了摇头说：“凡是忠良志士，都会如此主张，都会如此去做的。”说罢，他二人又向前走去。穿过两条马路，在返回的时候，林升发现身后尾随着一个人。此人个子不高，深眼窝，高颧骨，薄嘴唇，一条不长的发辫垂在脑后。你走多快，他走多快；你走多慢，他走多慢，距离总保持在五六丈远。林升将手伸进衣兜，紧紧握住匕首，以防不测。他没有告诉林大人有人尾随，以免惊吓了他。可那人也怪，一边尾随，一边不断回头张望，显得有些慌张。约莫走了一顿饭的时间，林则徐回到了总督衙门，林升的心才从嗓子眼儿沉下



去，放下了心。他急忙回头看，那尾随的人停在一棵大树后，不再向前。他暗暗告诉门后的卫士说：“快，把树后躲藏的那个家伙抓起来！”

林则徐回到书房，换了衣服，坐下歇息，喝了几口凉茶。林升递过毛巾，林则徐擦了擦脸，问：“那个尾随的人是否已经拿下？”林升一惊，心想，我家大人真了不起，我未曾告知他有人跟随，他却知道了，知道了，却又丝毫不动声色！林则徐见林升没有立即回答，哈哈笑了，说：“这有什么奇怪，你有两只眼，我也有两只眼。”林升收好布衣皂鞋，说：“可，我在您的身后，一遮挡住了大人的视线，二也未见大人回头张望呀。”林则徐止住笑，说：“世上万物之间，千丝万缕，互相影响制约。看树枝之摇摆，可知风之强弱；观河面之涟漪，可知水之深浅；视乌云之厚薄，可预测雨之大小。我看到你回头张望，面有异色，还有，你那只手伸进衣袋——”说到这儿，他又哈哈笑起来，林升呢，也忍不住笑了。可不，林大人善于察言观色，更何况自己又那样地不镇静呢！

林升回禀大人说：“我已使人拿下那尾随的人。”林则徐点头：“唔，你去看看，若已拿下，即刻带来见我。”林升答应道：“是。”

不一会儿，两名军兵押着那个尾随的人走进书房。林则徐为什么不升堂审问此人？他是这么想的：既然此人行动诡秘，那他一定有隐秘之事，或凶或善，尚未知晓。如若升堂审问，必然走漏消息，反而误事。

那尾随之人进了书房，站立着，双目炯炯，毫无惧色。林升喝斥道：“大胆刁民，还不跪下！”林则徐只是正面望着他，那目光犹似两把利剑。尾随之人被林升的喝斥下，在面前

这位堂堂正正慈祥中带着使人折服的威严的大人的目光中，满脸犹疑。他咬了咬嘴唇，有些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面前老爷是不是林大人？我说的是湖广总督林大人！”坐着的老爷仍然没有讲话，还是站在一旁的林升问：“是，怎么样？不是，又怎样？”尾随之人目光从林则徐的脸上，移到林升的脸上，说：“若是林大人，我就跪下并有要事稟报。若不是林大人，请老爷放小民归去。”林升向前走了几步，打量着这个黑瘦黑瘦的人，然后悄声询问押着他的军兵：“他身上可有凶器？”军兵摇了摇头。林升瞧了林则徐一眼，转头对那尾随之人说：“好吧，那我告诉你，你面前坐着的老爷就是林大人。”那尾随之人听罢，眨了眨眼睛，目光在林升和林则徐的身上、脸上扫来扫去，猛地，他双膝一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林大人，小人给您磕头啦！”

林则徐急忙站起身，走到那跪着的尾随者跟前，说：“请起，请起。”

那尾随者见林大人连讲“请起”，并亲自走过来搀扶他，竟哇地一声哭起来。那如注的泪水，那痛切的哭声，都使人十分同情。他边哭边诉说着：“小人姓李名苏民，广州籍人。家有父母，打鱼为生，日子也还美满。自打英国商人贩进鸦片，不少人上当受骗，吸食上瘾，病入膏肓。我父李崽山也染上鸦片，又卖衣，又当船。倾家荡产，气死了我的母亲。不久前，他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林大人主张禁烟，救国救民，我早有耳闻。如果象林大人这样的官多些，我也不至家破人亡。大人在两湖禁烟，成绩卓著、奖惩分明。我由于生活所迫，被人利诱，以贩运鸦片为生。这已是第三次来到武昌了。”

这李苏民讲起他的家世，倒也惹人同情，可讲到沦为烟